

們認識明代歷史進程中的宗族形態。

在結論部份，作者除了對全文觀點作以總結外，還解決了讀者在上編中留下的疑問——即選擇徽州、興化和吉安研究的原因，以及這是否能代表同時期全國祠廟祭祖的特點？在此作者向讀者說明，我們不能用同一個地區的資料來說明明代整個時代的宗族狀況（頁419）。附錄是爲了深化讀者對於宗祠普及以及與士大夫關係的認識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。

總之，本文從宗族文化角度，通過對區域社會的橫向和縱向比較，宏觀上把握了宗族社會的發展脈絡，又對宗族發展動因和實態進行微觀剖析，表達了對宗族文化與國家、社會互動的理解，其中也體現了科舉與宗族組織化的一致性特點。在此我們不禁要問：難道祠堂就是世家望族的標誌嗎？對此作者在附錄二中有所回應，但是關於下層宗族祠堂與國家關係等史實還需進一步關注。此外，作者也注意到了地域神信仰對宗族具有聚族和保族的功能，爲我們提供了研究地域神信仰與宗族關係的新視角。在具體論證時，本文重視史料的基礎作用，體現了歷史學的特點。文中除了14個詳細的圖表外，還有對前人研究的糾正，如通過民間事例考察正德（1506—1521）以前鄉約在基層社會成爲一種實踐（頁201-205）以及嘉靖五年（1526）鄉約就具有綜合性的特點（頁210-212）。同時，作者重視對制度與民眾生活關係等個別現象的考證，如明胡秉中和夏言建議在民間是否被採納（頁8）等，在此不一一枚舉，需讀者細細品味。此外，對於資料或觀點區別於以往學者研究之處作者在各章均已說明。總之，作者對任何史料或前人研究成果的利用都是建立在考據基礎上，理論與實證相互結合，體現了新史學的重要特徵，這種從微觀處做學問的嚴謹作風值得我們後學者尊敬和學習。

秦海澄

中山大學歷史學系

楊庭碩、潘盛之，《百苗圖抄本彙編》，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617頁。

《百苗圖》原名爲《八十二種苗圖並說》，作者陳浩，成書時間大約在19世紀初。這是一本圖文並茂的貴州歷史民族志典籍，全面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貴州各少數民族的認識和了解。由於原書對治理苗疆具有重大價值，書成後即被收藏於貴州按察司。同時，在原書基礎上更有大量的抄臨本、改繪本

流傳於民間。目前，原書已不知在何時毀於戰火，而各種抄臨、改繪本則流散於世界各地。據粗略估計，其抄本種類多達一百五十餘種。本書作者及研究組成員11人歷時8年，搜集到貴州境內公私藏本11種及其所附彩圖577幅，將其彙編成書，旨在保存《百苗圖》這一珍貴的歷史民族志典籍資料。

爲了使這一珍貴歷史典籍能爲今天的人們正確認識和理解，本書並不止於對各抄本的簡單彙編，而是仿照歷史典籍的校釋整理體例，設置了「說解」、「流變考」、「訛誤考」、「提示」、「發微」和「圖考」六個欄目，對各條目圖文內容做了細緻準確的闡釋和評述。細讀全書之後，筆者不揣淺薄，對該書的主要特點和貢獻作一個簡要總結。

一、由於作者僅搜集到《百苗圖》的臨抄本，尚未發現陳浩原作，因此作者嘗試通過比較各抄本所繪內容的異同及傳抄綫索，力圖恢復陳浩原作的本來面目，盡可能確保今天的讀者能從中領略原書內容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陳浩原圖所反映的內容與今天貴州各民族的實際情況存在很大差異。本書作者通過文化要素的系統分析，逐一向今天的讀者揭示了陳浩原作中不容易理解的民族文化特點，旨在溝通古今，發掘歷史民族志中隱含的文化信息。

二、陳浩原書以（乾隆）《貴州通志·苗蠻志》的相關文字記載爲藍本。（乾隆）《貴州通志》爲官書，其作者鄂爾泰、張廣泗直接鎮壓了貴州各民族起義，致使該書對貴州各民族多有誣讟不實之詞。陳浩曾作爲一名地方官吏一度與少數民族朝夕相處，相對熟悉各少數民族內情，因此對（乾隆）《貴州通志》的內容多有批判，並在文字記述上做了一些改動。但由於這種批判十分委婉含蓄，光憑文字內容可能無法全面認識其本意，需要與附圖相配合進行理解。作者經過圖文對比分析，並參考了（乾隆）《貴州通志》等官書，向今天的讀者揭示了陳浩的原作本意，使我們能比較容易地認識和把握二百年前貴州各民族的真實情況。

三、歷史上的《百苗圖》各抄本繪者並沒有忠實地抄臨原作，而是在抄臨中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改寫、改繪了一些內容，或增補了一些新的內容，甚至僅僅保留原作本意，另行創作新圖。這些做法對保存古籍原貌當然不利，但這些改動卻客觀地反映了貴州各民族不同時代的變遷。作者借助人類學習俗演化的相關理論，縱向比較了不同時代抄本的異同，復原各民族習俗演化的綫索，使這部珍貴的歷史民族志的信息量得到了大大的擴充。讀者閱讀相關文字解說後，可以從中獲得民族文化演化的相關知識，認識到社會背景的變遷、科學技術的發展、經濟的增長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動等都會誘發各民族習俗的演化。

四、目前傳世的《百苗圖》各抄本中珍本固然不少，偽作也時有發現。這些偽作大多是不了解貴州各民族內情，甚至沒有見過《百苗圖》原本的書坊畫師之手。這些偽本有的繪畫相當精美，因而受到了一些不知內情的收藏家和學者的青睞，並誤將其視為珍本輾轉徵引，以訛傳訛，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。（參見杜薇，〈臺灣新版《番苗畫冊》真偽及價值考辨〉，載《民族研究》，2000年，第4期。）作者經過對各抄本圖文的縝密對比和考辨，證明了混跡在傳世抄本中的各種偽本。同時，經過考辨揭示了不同抄本無意中的誤抄誤繪，澄清了學術界在《百苗圖》資料徵引中的失誤和混亂，使其成為較確鑿可信的貴州民族志典籍。

五、不同時代的抄本和繪畫技藝優劣各別，其中有些繪畫技藝精湛，表現力豐富，人物傳神靈動，構圖精美，是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精品，有的甚至融入了剛剛傳入的西洋畫風，確有很高的藝術鑒賞價值。為了幫助今天的讀者鑒賞這批繪畫佳作，本書作者還對所收錄的繪畫做了鑒賞提要，藉以引導今天的讀者進行鑒賞，並從中領悟繪畫所反映的民族文化意蘊。

由於受到時代和個人學養的限制，陳浩原作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失誤，如錯用族稱、錯繪相關民族的生活環境、衣飾、用具等等。儘管瑕不掩瑜，但這些錯漏仍然會誤導今天的讀者。在本書編著中，作者根據自己幾十年來對貴州各地民族文化的調查和理解，逐一指出了原作中的失誤，從而提高這一珍貴歷史典籍的真實性和可信度，使這部從未系統刊印的珍貴典籍重新煥發青春，為今天的讀者所共享。

本書是楊庭碩主編的「百苗圖研究」系列叢書之一，整套叢書由已故民族學家宋蜀華先生賜序。在本書出版之前已有三本專著出版發行，即《百苗圖校釋》、《百苗圖匯考》和《百苗圖疏證》。三本專著針對《百苗圖》所附原文進行考釋研究，並增補當代的田野調查資料，與原作相互印證。本書則專門針對原圖作研究，揭示原圖所反映的民族文化信息，詮釋這些文化信息的資料價值，最大程度地復原貴州各民族文化的本來面目，對憑藉圖本資料展開歷史人類學研究做了有益的嘗試，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發展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，也拓寬了人類學研究的史料來源。另外，本書還對民族志資料的整理開創了一套有別於前人的詮釋體例，對今後整理類似典籍具有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。

呂永鋒

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